

第四十节的隐秘历史——第二十九号数字

以西结书第十章

Jeff Pippenger

2026-08-31

以西结书中有许多奇妙而重要的预言脉络与真理。在圣经中关于先知身处圣殿的图像里,以西结尤其胜过众先知,指出了轮中套轮。照着怀爱伦姊妹的说明,那些轮子代表人类活动之复杂交互的作用,表明晚雨时期事件发展的次序。那些事件也借着先知而被表现出来:当他成为预言的一部分,以行动的比喻将其演出来时,正如以西结在第四章所描绘耶路撒冷被围困的图像中,先向左侧卧,后向右侧卧。书中还有十三个明确的日期,勾勒出以西结的历史,并借此提供晚雨时期——就是十四万四千人受印之时——的路标。所传达的真理不仅借着日期,也借着数字,如十七、十九、二十五、七十、四十、三百九十,当然还有三十。另一个数字,也许是以西结书中最重要的数字,就是一百五十。然而,一百五十这个数字并未出现在以西结书中。尽管如此,命上加命——它在那里。

一百五十这个数字在预言上嵌入于围困这条线中,而围困本身就是一条独特的预言之线;或者若你愿意说,围困乃是一个轮。历史中的一条预言之线总是具有阿拉法与俄梅戛,因此,阿拉法与俄梅戛的特征必须在这条线的起头与终点上得以体现,否则它就不是一条线。围困这条线的阿拉法事件,是以西结妻子的死亡;而围困的终点,则是基督新妇的死亡,如耶路撒冷的毁灭所表征的那样。

我约翰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妆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作他的神,他要作我的儿子。惟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分就在烧着硫磺与火的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新妇,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启示录 21:2-9。

在围城之初,以西结的妻子去世了;在那里,她被称为以西结“眼所喜爱的”,而在同章所陈明的耶路撒冷毁灭之中,耶路撒冷也被称为以色列“眼所喜爱的”。

又在第九年十月初十日,耶和華的话临到我,说:.....耶和華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看哪,我要以一击取去你眼目所喜爱的;你却不可哀哭,不可流泪,眼泪也不可流下。只可叹息,不可出声,不可为死人举哀;要以头巾束头,脚上穿鞋,不可蒙着嘴唇,也不可吃人的饼。于是我早晨对百姓说话,到了晚上,我的妻就死了;次日早晨我便遵命而行。百姓问我说:你这样行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你不告诉我们吗?

于是我回答他们说:耶和華的话临到我,说:你要告诉以色列家,主耶和華如此说:看哪,我必褻渎我的圣所,就是你们势力所夸耀的、你们眼所喜爱的、你们心所怜惜的;你们所撒下的儿女,必倒在刀下。你们必行我所行的:不蒙着嘴唇,也不吃人的饼。你们仍要头上裹

巾,脚上穿鞋;不可哀号哭泣,却要因自己的罪孽消灭,彼此叹息.

这样,以西结必作你们的预兆;凡他所行的,你们也必照样行.那事来到,你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華.人子啊,在我从他们中间夺去他们的保障、他们荣耀所喜乐的、他们眼目所喜爱的、他们心里所眷恋的,并他们的儿女的那日,岂不是有逃脱的人来到你这里,使你亲耳听见这事吗?到那日,你的口必向那逃脱的人开启,你必说话,不再哑口;你必作他们的预兆,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華.以西结书 24:1, 15-27.

这场围困的阿尔法,是以西结所悦慕之物的死;其欧米伽,则是以色列所悦慕之物的死.

听见,却不领会

有五次,经文以某种方式描绘长老或百姓聆听以西结.在《以西结书》8:1,犹大的长老坐在他面前.在《以西结书》14:1,长老来坐在他面前.在《以西结书》20:1,以色列的长老来求问耶和華.在《以西结书》37:18,神告诉以西结:“你本国的子民若对你说:你不指示我们这是什么意思吗?”在第二十四章,百姓直接问道:“你这样行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你不告诉我们这些事是什么意思吗?”在这五个事例中的每一个里,长老或百姓都处于老底嘉的光景.

他对我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他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使得医治.以赛亚书 6:9, 10.

百姓听却不听的五重表征,以及百姓看却不见的五重表征,与以赛亚见证中那些拒绝看见与听见之人的五个步骤相对应.

但耶和華的话临到他们,却是命上加命,命上加命;律上加律,律上加律;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以致他们前行反仆,且被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以赛亚书 28:13.

他们中间必有许多人绊跌,且要跌倒,并且破碎,陷入网罗,被捉住.以赛亚书 8:15.

兆头

在《以西结书》第二十四章中,那一时期始于围城与以西结之妻的死——她乃是他眼目所喜悦的——并终于耶路撒冷之死——耶路撒冷乃是以色列眼目所喜悦的.那一年半之久的围城带有阿拉法与俄梅戛的印记,而这一时期的开始与结束都以一个征兆为标志.正如在《以西结书》第二十四章中一样,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中指出了这围城的征兆.

“基督的话原是在许多人听见之下说出的;但当祂独自一人时,彼得、约翰、雅各和安得烈来到祂那里;那时祂正坐在橄榄山上.‘请告诉我们,’他们说,‘这些事什么时候有呢?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门徒时,并没有将耶路撒冷的毁灭和祂降临的大日分别论述.祂将这两件事的描述交织在一起.若祂照着自己所看见的,将未来的事件向门徒完全展开,他们便无法承受那景象.祂出于怜悯,将这两大危机的描述融合在一起,留下门徒自己去探究其中的意义.当祂提到耶路撒冷的毁灭时,祂预言的话越过那一事件,直指那日最后的大焚烧;到那日,主必离开祂的居所起来刑罚世人的罪孽;地也必露出其中的血,不再掩盖被杀的人.这篇讲论赐下,不单是为着门徒,也是为着那些要活在这地历史最后场景中的人.”

基督转向门徒,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必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许多假弥赛亚将要出现,自称能行神迹,并宣告犹太民族得蒙拯救的时候已经来到.这些人必迷惑许多人.基督的话应验了.在祂受死与耶路撒冷被围困之间,曾有许多假弥赛亚出现.但这警告也是赐给活在这世界现今时代之人的.在耶路撒冷毁灭之前所施行的同样迷惑,历代以来一直被施行,并且还要再被施行.

“‘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在耶路撒冷毁灭之前,人们曾为争夺至高权势而彼此角逐.皇帝被杀.那些被认为紧接王位的人也被杀害.那时有战争,也有战争的风声.基督说:‘这一切事都必须发生,’只是结局〔犹太民族作为一个民族的终局〕还没有到.因为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基督说:当拉比们看见这些预兆时,他们必宣称这些乃是上帝对那些奴役祂选民之列国所施行的审判.他们必宣称这些预兆乃是弥赛亚降临的记号.不要受迷惑;这些乃是祂审判的起头.百姓只顾自己.他们没有悔改,也没有回转归向我,以致我可以医治他们.他们所说是自己脱离捆绑之记号的那些预兆,正是他们灭亡的预兆.”《历代愿望》,628页.

公元66年对耶路撒冷的围困,包含了罗马将其军旗置于圣所范围之内这一征兆.耶稣对公元66年至70年期间诸事件的评述,将公元70年的毁灭与祂的第二次降临并列;而且,与祂的第二次降临相关联的,也有一个征兆.

“不久,我们的眼目便被引向东方,因为那里出现了一小片黑云,约有人半个手掌那样大;我们都知道,那就是人子的兆头.”《晨星报》,1846年.

公元66年至70年这段历史的开端与终局,都包含一个与围困开始及城被毁灭相关的记号;这记号与公元前587年和公元前586年“眼目所喜爱的”之死的阿拉法与俄梅戛记号相互对应.

这场为期一年半之围城的历史,乃是末后日子的一个“预兆”.在以西结的历史中所代表的愚拙童女,与那在公元66年看见围城之预兆并逃往安全之地的智慧童女的历史互为对应.这场为期一年半的围城,就是显明两等敬拜者的预兆.一等人必明白这预兆;另一等人——以赛亚称之为“许多人”——却看不见,也听不见.

多人与少数人

于是王对使役的人说:把他的手脚捆起来,带走,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马太福音22:13, 14.

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马太福音20:16.

看见与听见

以西结书中有五个以行动演出的比喻,以西结也有五次向首领和百姓说话.这两位见证人表明了那五个愚拙的童女;她们拒绝“看见”,也拒绝“听见”.她们拒绝看见或听见那因耶稣——祂作为犹太支派的狮子——开启祂预言之话语的封印时而增多的知识.

世人将看见并听见

世上一切居民,地上所有居住的人哪,山上竖立大旗的时候,你们要看;号角吹响的时候,你们要听.以赛亚书18:3

到那日,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瞎子的眼必从幽暗黑暗中得以看见.以赛亚书 29:18.

我愚昧无知的百姓毫无知识

我看见旌旗、听见角声,要到几时呢? 因为我的百姓愚顽,不认识我;他们是无知的儿女,毫无聪明;行恶他们倒有智慧,行善却毫无知识.耶利米书 4:21, 22

你们当在雅各家宣告这事,在犹大传扬,说: 愚昧无知的百姓啊,现在当听这话;你们有眼不看,有耳不听.耶利米书 5:20, 21

悖逆之家

耶和華的话又临到我说: 人子啊,你住在悖逆之家中;他们有眼睛可以看,却看不见;有耳朵可以听,却听不见;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以西结书 12:1, 2.

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说: 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心里愚顽,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

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渴想看见你们所看见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见的,却没有听见.马太福音 13:13-17

古道

耶和華如此说: 你们当站在路上察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他们却说: 我们不行在其间.我设立守望的人照管你们,说: 要听角声.他们却说: 我们不听.耶利米书6:16, 17.

1840—1844年的信息

“自1840年至1844年所赐的一切信息,如今都要有力地传扬出来,因为有许多人已经失去了方向.这些信息要传到所有的教会.”

“基督说: ‘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见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 [马太福音 13:16, 17] 看见1843年和1844年所显明之事的眼睛,是有福的.”

“这信息已经赐下.并且在重申这信息上不应再有耽延,因为时代的征兆正在应验;那结束的工作必须完成.短时间内将要成就一项伟大的工作.不久,照着上帝的指定,必有一道信息赐下,并且要汇成大声呼喊.那时,但以理必站在他的分中,作他的见证.” «文稿发布»卷21, 437.

围困的预兆

在《以西结书》中,有五次他以“行动”演出一个比喻,而百姓拒绝观看;也有五次他向那些拒绝听闻的人“说话”。这两样见证——行动的比喻与说话——都呈现在那五个愚拙的童女面前。其中一个行动的比喻,记载于第四章,代表围困的“预兆”,警告那将要来到的毁灭。以西结的信息,就是给老底嘉的信息。

赐给老底嘉的“预兆”乃是“围困的预兆”,而末后的围困由数位见证者所表征。赐给基督时代之犹太人的唯一预兆,乃是约拿的预兆;约拿所代表的,乃是一则以行动演出的比喻:在大鱼腹中三日。

那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他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马太福音 12:38-40。

约拿的神迹

约拿的神迹乃是一个以行动演出的比喻,表明从死里复活。约翰也代表同样的真理,因为他被投入一锅沸腾的油中,却活着出来。狮子坑中的但以理,以及尼布甲尼撒火炉中的那三位义士,都表明从死里复活。所有这些都预表《启示录》第十一章中那十四万四千复活之人。

“救主的思绪此时已从对过去与未来的默想中转回。正当众人按着自己心中所受的印象,并照着自己所有的亮光,竭力解释他们所看见、所听见之事时,‘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来的,乃是为你门徒来的。’这乃是祂弥赛亚身分的决定性凭据,是天父所发的明证,表明耶稣所说的是真理,并且祂是上帝的儿子。犹太人岂肯背弃这来自至高天庭的见证吗?他们曾向救主求问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呢?在基督全部传道期间,已有无数神迹赐下;然而他们却闭上眼睛,刚硬心肠,免得自己被折服。拉撒路复活这一最重大的神迹,并未除去他们的不信,反倒使他们的恶意愈加增长;如今父既已发声,他们再不能要求别的神迹了,他们的心仍未被软化,依旧拒绝相信。”《预言之灵》卷三,79。

拉撒路乃是复活的预表,正如约拿在大鱼腹中所演示的那样。与复活之拉撒路相关联之父的声音,代表神性与人性的结合;这当然就是基督的本性,因为祂亲自取了人的肉身。神性与人性的结合,乃是一百四十四万四千人的旌旗;而拉撒路则是复活大能的记号,这大能成就了创造主与受造之物的联合。

“借着拉撒路的复活,许多人被引导而信了耶稣。拉撒路必须先死去,并被安放在坟墓里,然后救主才来到;这是上帝的计划。拉撒路的复活乃是基督最卓绝的神迹,并且因着这事,许多人荣耀了上帝。”《文稿发布》卷21,111。

拉撒路引领了凯旋进入耶路撒冷;他乃是活生生的“记号”,显明了约拿所预表的复活。

“拉撒路,他的身体曾在坟墓里朽坏,如今却因荣耀人性的强健而欢欣,牵着救主所骑的牲口。”《历代愿望》,第572页。

凯旋进入与埃克塞特营会相对应;后者乃十童女比喻之首次应验,因此也使约拿与拉撒路的“神迹”与“看哪,新郎来了!”这信息宣告之末次并完全的应验相互对应。

“人们常常向我提到十个童女的比喻,其中五个是聪明的,五个是愚拙的。这个比喻已经并且将要逐字逐句地应验,因为它对这时代具有特别的适用性;并且,正如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一样,它已经应验,并将继续作为现代真理,直到时期的终结。”《评论与通讯》,1890年8月1

9日.

约拿、拉撒路和塞繆尔·斯诺迟到达于埃克塞特营会,与以西结的“围城之兆”相互呼应.拉撒路引领基督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

贝茨是1844年8月新罕布什尔州埃克塞特营会中的重要领袖之一;正是在那次营会上,“真正的午夜呼声”首次被提出.适逢其时,贝茨正是那天早晨营会所选定的讲道人.他正在劝勉听众要忠心,并镇定地向他们保证:上帝不过是在试验他们,他们正处于迟延的时候.诸如此类;就在这时,塞繆尔·S·斯诺骑马进入营地.在他妹妹约翰·库奇夫人身旁坐下之后,斯诺重申了他的确信:基督必在所指定的时候显现.库奇夫人大受感动,忽然站起来,向会众宣告说:“这里有一个,带着从上帝来的信息!”——Leroy Froom, *The Prophetic Faith of our Fathers*, volume 4, 549.

1521年4月,马丁·路德乘马车前往沃尔姆斯议会,在那里他拒绝接受教皇的传统与习俗,并宣告:“除非我被《圣经》的见证或清楚的理性所说服.....我不能,也不会撤回任何事,因为违背良心既不安全,也不正当.我站立于此,别无他能.愿上帝帮助我.阿们.”

正如法利赛人反对基督凯旋入城,教皇权势也反对路德的进入.随后,路德改了名字(这是受印的象征),并被隐藏起来,在此期间他将《新约》译成德文.他在沃尔姆斯议会上的陈述,预表了半夜呼声;这呼声导致了当时政教联合当局所发出的死令,从而预表了星期日法案.在以“容克·约尔格”之名隐藏十个月之后,来自当局的威胁发生了转变,主要转向败坏的查理五世所面临的两个军事难题.这两种军事威胁就是法国和伊斯兰,它们代表着同样那不圣洁的社会主义与伊斯兰之联盟,而这联盟今日正与人类对峙.

“上帝在地上的工作,历世历代,在每一次重大的改革或宗教运动中,都呈现出一种显著的相似性.上帝对待人的原则始终如一.现今的重要运动,在过去都有与之相对应的事例;而教会在从前各时代的经历,对我们现今这个时代具有极其宝贵的教训.”《善恶之争》,第343页.

一头由拉撒路牵引的驴把基督带进耶路撒冷,一辆马车把路德带到沃姆斯议会,一匹马把斯诺带到埃克塞特营会;因此,驴与马——二者同属“马科”(Equidae)“马属”(Equus)的成员——便被确认为午夜呼声信息的记号.

锡安的女子啊,应当大大欢喜;耶路撒冷的女子啊,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他谦卑,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撒迦利亚书9:9.

半夜呼喊信息的兆头,乃是驴或马的来到;二者皆为伊斯兰的象征.那真正之半夜呼喊信息所拣选的使者,是骑着马而来,与基督骑着驴而来相呼应.末后日子的“围困”,其标志乃在于怀爱伦所指明之事的应验:拿撒勒城必被“火球”击打.

为什么围困是从纳什维尔的火球开始的呢?难道是因为在上帝的预言之道中,伊斯兰由驴和马来象征吗?

士每拿

当罗马城于公元64年被焚时,皇帝尼禄标志着士每拿教会的起始.这个日期标志着对基督教会之逼迫的开始;这场逼迫历经二百五十年,并于公元313年的《米兰敕令》告终.兽像的形成代

表阿尔法路标,开启了一段时期;这段时期以欧米伽路标结束,而此欧米伽路标乃是那即将来到之星期日法所代表的兽印.这个时期被界定为始于“敕令”.

“读者若要明白那即将来临之争战中所要运用的势力,只需追溯罗马在往昔世代为达到同一目的所采用之手段的记载.若要知道教皇派与新教徒联合起来将如何对待那些拒绝其教条的人,只要看看罗马对于安息日及其捍卫者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即可.»

“王室敕令、宗教总会议,以及倚靠世俗权力维持的教会法令,乃是那异教节期在基督教世界中获得尊荣地位所经历的步骤.第一项强制遵守星期日的公开措施,乃是君士坦丁所颁布的法律.(主后321年;见第53页附注.)这项敕令要求城镇居民在‘可尊敬的太阳日’休息,却准许乡间之人继续其农业劳作.此法令虽实质上是一项异教法规,却在皇帝名义上接受基督教之后,由他加以施行.”《善恶之争》,574页.

标志着士每拿教会向别迦摩教会过渡的第一道王家敕令,乃是公元313年的《米兰敕令》.它代表了导向公元321年第一道星期日法令的第一步.耶路撒冷的毁灭预表星期日法令,而两位先知性的见证者指出,在那毁灭之前曾有一次围困.那两次围困——即巴比伦于公元前587年的第三次围困,以及罗马于公元70年的第二次围困——表明:在星期日法令这一路标之前的路标,乃是一场先知性的围困.

尼布甲尼撒先后围困约雅敬、约雅斤,最后是西底家.塞斯提乌斯于公元66年发动围困,应验了耶稣赐给教会的预兆,正如公元前587年的第三次围困带有以西结之妻死亡的预兆一样.耶路撒冷被毁之前的路标乃是一次围困,并且它也是一个“预兆”.先于公元321年星期日法令的路标,乃是《米兰敕令》;在那里,教会从一个无可指摘的教会(士每拿)转变进入别迦摩,即妥协之教会的象征.

因此,《米兰敕令》乃是一个预言性围困的开端,同时也是一个标记.它也标志着十四万四千人的老底嘉运动转变为十四万四千人的非拉铁非运动之处.

非拉铁非和士每拿,代表启示录七教会中惟有的两间未受谴责的教会.反过来说,这一事实表明那一转变,乃是战斗中的教会转变为得胜的教会之转变.那一转变与《米兰敕令》相吻合,在那里,末后的十四万四千人运动成为那第八个教会,就是“出于那七个”的.非拉铁非和士每拿也同样是惟有的两间教会,与那些自称是犹太人、其实是撒但会堂的人相争.

313 这一界标也与 1844 年 8 月 12 日至 17

日举行的埃克塞特营会相吻合.当营会结束时,这信息如潮浪一般席卷了美国东部海岸,直到 1844 年 10 月 22 日恩门关闭.

“这场运动如潮涌巨浪一般席卷全国.它从一城到另一城,从一村到另一村,并进入偏远的乡间之地,直到上帝那些等候祂的子民都被充分唤醒.狂热主义在这宣告面前消逝,如同朝阳升起时的早霜.信徒看见他们的疑惑与困惑被除去,盼望与勇气激励着他们的心.这项工作没有那些极端情形;每当人在没有上帝圣言和圣灵约束之影响下激动起来时,这些极端情形总会显露出来.它在性质上类似于古代以色列中那些自卑、归向耶和华的时期;那些时期常是紧随着祂仆人所传责备的信息而来.它带有各世代上帝作为所共有的特征.其中少有忘我的狂喜,倒是更多深刻的省察、认罪,并离弃世界.预备迎见主,乃是那些痛苦挣扎之心灵所深切负担的主题.那里有恒切的祷告,也有毫无保留地献身于上帝.”《善恶之争》,400、401页.

1844年10月22日关闭的门,预表那即将来到的星期日法;而在10月22日关闭之门以前的路标,乃是埃克塞特营会.因此,埃克塞特营会与«米兰敕令»相对应;它也与基督荣耀进入耶路撒冷相对应.

“那半夜的呼声并非主要借着论证而传开,尽管圣经的证据清楚而确凿.与之同行的乃是一种催逼人的能力,震动人的心灵.没有疑惑,没有质问.当基督荣耀地进入耶路撒冷之时,那些从全国各地聚集来守节的人,蜂拥到橄榄山;当他们加入护送耶稣的人群时,便领受了那时刻的激励,并帮助高呼:‘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马太福音 21:9.] 照样,那些涌向复临信徒聚会的不信之人——有些出于好奇,有些不过是为着讥诮——也感受到那信息所伴随而来的使人知罪的能力:‘看哪,新郎来了!’” «预言之灵»卷四,250.

«米兰敕令»标志着那一场预言性的围困;这围困曾由公元前587年的尼布甲尼撒和公元66年的塞斯提乌所预表.这两次围困分别导致了耶路撒冷于公元前586年和公元70年的毁灭.塞斯提乌的围困结束后,三年半之后,围困在提多手下重新开始,从而提供了一段预言时期:始于一位阿尔法式的罗马统治者,终于一位欧米伽式的统治者.这三年半代表教皇权对耶路撒冷的践踏,以及那即将来到的星期日法;届时教皇权的致命伤必得医治,她要再次掌权三年半个象征性的年日.

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可量它,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启示录 11:2

在538年,以及其后于将临的星期日法之时,对耶路撒冷的践踏便开始了.那两次星期日法乃由公元321年所预表;当年君士坦丁大帝颁布了第一道星期日法.于538年,教皇制得了权柄,可以逼迫(践踏)上帝的教会三年半,正如从塞斯提乌斯到提多的历史所预表的那样.于538年,教皇制在奥尔良第三次会议上通过了一道星期日法.那即将来到的星期日法表明:届时教皇制将再次得权,可以践踏圣殿(施行逼迫).

313 标示出导致 321 年第一道星期日法令的第一道敕令.随后在 330 年,帝国在预言上被划分为东、西两部,从而标明了教皇逼迫之第二时期、象征性“四十二个月”的欧米伽终局——这一逼迫与践踏的时期,始于美国之阿尔法星期日法.

第三位天使也随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这酒斟在他忿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们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并受它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 启示录 14:9-12.

平原

“米兰”一词在拉丁文中的意思是平原的中央.处于东西之间的中央,在公元313年,西方的君士坦丁寻求与东方的李锡尼结盟.该敕令体现了使东西合而为一的尝试,而当君士坦丁同父异母的妹妹君士坦提娅嫁给李锡尼时,这道敕令便借着一场条约婚姻而获得批准.然而,正如«但以理书»第十一章中北方的塞琉古王朝与南方的托勒密之间的第一次条约婚姻一样,这场婚姻注定要失败,正如那句古老的谚语所应验的:“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二者永不能相会.”

“330”年在《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二十四节、第二十七节和第二十九节中被直接呈现出来。这就将313年至330年的十七年带入《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的预言脉络之中,并且按着预言上的必然性,将313年那场东西方之间的条约婚姻认定为与同章中第一次条约婚姻相对应的平行事件。

“但以理书第十一章中的预言,几乎已经达到其完全的应验。为应验这预言而发生的许多历史,将要重演。”《文稿发布》,第13辑,394页。

安条克二世·提奥斯于主前261年至246年在位;他为迎娶埃及托勒密二世·费拉德尔福斯之女贝勒尼基,弃置了原配妻子拉奥狄刻一世。这桩婚姻乃是主前252年结束第二次叙利亚战争之和平协议的一部分。其后,当君士坦丁于324年击败李锡尼时,这一婚姻亦告终结;正如安条克与贝勒尼基的婚姻也在主前246年告终一样,当时原配拉奥狄刻毒杀了安条克。那曾标志第二次叙利亚战争结束的和约婚姻,以及安条克被害之事,随后还有贝勒尼基、她的孩子并其埃及随从被杀之事,标志着第三次叙利亚战争的开始。313年的条约婚姻结束了由土每拿教会所代表的逼迫时期,并开启了由别迦摩教会所代表的妥协时期。

塞琉古历史开端之时的那场婚姻,预表了塞琉古帝国末期的那场和约婚姻;当时安条克大帝将其女儿克丽奥佩脱拉一世嫁给托勒密五世·埃皮法尼斯。该婚姻于公元前193年在拉菲亚举行,但这联盟很快便告终结,正如南方王与北方王之间最初的那场和约婚姻一样。塞琉古帝国这两场阿拉法与俄梅戛式的和约婚姻,预表了后来但以理书第十一章预言历史中所提到的那场和约婚姻;当时屋大维于公元前40年将其姊妹小屋大维娅嫁给马克·安东尼。马克·安东尼与屋大维正为罗马东、西区域的权力展开斗争;这场斗争于公元前44年随着尤利乌斯·凯撒被刺杀而爆发。布伦迪西乌姆条约在公元前40年的这场婚姻中得以确立;八年之后,即公元前32年,马克·安东尼正式与屋大维娅离婚,并引发了公元前31年的亚克兴之战,在那场战争中,马克·安东尼与克丽奥佩脱拉——(最后一位克丽奥佩脱拉)——都走到了尽头。

塞琉古帝国之欧米伽婚约,引入了第一位克娄巴特拉;她乃是最后一位克娄巴特拉的预表,而其血统世系构成了公元前40年罗马帝国预言性阿尔法婚约的连接纽带。这三次条约婚姻,乃是《米兰敕令》之条约婚姻的预表。《米兰敕令》标志着一场预言性围困的开始;它代表一个预言性的记号;它标志着一间公义的教会向不义之教会的转变,因此与“七中的第八位”这一奥秘相吻合。它标志着一场终止战争的条约婚姻,直至这条约婚姻的离异,从而标志着一场战争的开始。在这两次罗马婚姻中,离异促成了帝国的统一。313年也标志着埃克塞特营会,在那里,午夜呼声信息的宣告开始,并引向10月22日的关闭之门。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思考这些真理。